

Yushe

羽蛇



徐小斌 著

第一卷

长篇小说卷

徐小斌小说精荟

Yashe 习习蛇

徐小斌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羽蛇/徐小斌著. - 北京:作家出版社,2012.1

(徐小斌小说精荟)

ISBN 978 - 7 - 5063 - 6147 - 7

I. ①羽… II. ①徐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31878 号

羽 蛇

作 者: 徐小斌

出 品: 语可书坊

责任编辑: 张亚丽 秦 悦

装帧设计: 语可书坊·文妍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

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刷: 世界知识印刷厂

成品尺寸: 133 × 214

字数: 250 千

印张: 12

版次: 2012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6147 - 7

定价: 25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总序

徐小斌

很知道这年头出套集子不容易，因此格外感谢何建明社长的抬爱，更感谢我的好友、本书的策划亚丽女士，是她指挥着一个出色的团队完成了这个相当艰巨的任务。

当然，还要深谢所有曾经帮助、关爱与扶持我的前辈、老师与朋友们，这是一个太长太长的名单——没有你们，我根本无法坚持三十年！今天正巧是西方的感恩节，似乎是神的启示——我向你们深深地鞠躬致谢。

我是地道的双鱼星座：幻想，懒散，宅。

当我沉浸在独自的寂静时，脑海里经常会有一句歌冒出来：“什么也不能阻挡，我对自由的向往”——这句歌常常令我热泪盈眶。

自1981年至今，我的写作已经整整三十年。为了热爱的文学，我丧失了许多，甚至可以说把自己的生活都给写没了。恰如近期在哈佛演讲时我说的那样，“男女平等其实是个神话，男作家写到最后拥有一切，而女作家写到最后一无所有”，这句话令在场者大乐，颇活跃了场内气氛，被美媒体认为是“妙语”。

更为悲催的是：近期听一位大明星对我说，她对国内一位著名出版商说，“很喜欢徐老师的作品，可惜觉得她早生了三十

年”，大书商当即驳斥：“我也很喜欢她的书，但我觉得她是晚生了三十年！”拜托！——无论是早生还是晚生三十年，我都算是生不逢时，好不好？

不过也有一些别样的声音：

我看过很多国外作家的作品，但无论如何总是觉得没有任何人能超越你在我心里的地位，我甚至把你的文字当作启示录来读！

每当我心里烦得快要死掉的时候，想一想您，心情就会好起来。

你最令人叹服的一点就是：太有想法了。看了你的作品总是被打中内心世界最深处，久久不能平静。

《末日的阳光》《弧光》《双鱼星座》等，是实在要写压抑不住之后喷薄而出的，一下就把人抓住了，怎么也放不下，其中的思考和人物内心的挣扎等等太精彩了。

最初看你的书是我那个国画老师借给我的，我连着两个晚上没睡觉一口气看完了，看完后我简直惊了，你完全把我内心给调动起来了，在你之前那些书根本就等于是眼睛看了没入心，白看的。

在你之后可能才是我真正阅读的开始。

……面对这样的读者，除了把自己的心再度奉献出来，又有什么好说的呢？

三十年，我把一个女子最好的三十年都献给了文学，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。世俗利益如一座金山，文学不过是金山上的一粒金砂而已。我深知此。但我要金砂而弃金山，只是因为：金山的代价太昂贵了，它要夺去的是我内心的自由，而这恰恰是我绝不能失去的！

这六本书（当然，本来我还贪婪地想再加上《敦煌遗梦》和《海火》）虽然风格不一，采用了各种叙事方式与文本实验，但有一点是一以贯之的，那就是：我创作的内心世界是自由的，是充满着原创精神、不被捆绑的，而不被捆绑是要付出代价的，巨大的世俗利益的代价。

我觉得：值得。

这是我迄今为止最为骄傲的。

但愿这是我一生的骄傲。

2011 年感恩节

自序

在接受各种采访，被问到“迄今为止您最满意的作品是哪一部”时，我从来不装腔作势地说什么“是下一部”，而是毫不犹豫地回答：“《羽蛇》”。

这原因有很多，首先，因为别的作品是用笔写的、用脑写的，甚至用心写的，但是，《羽蛇》是用血写的。它使我长期以来敝帚自珍的健康身体亮起了多个红灯。写《羽蛇》的前后我的身体判若两人：对它的字斟句酌与反复锤炼，使我一直很好的眼睛出了差错，甚至使我的心电图上出现了可怕的S-T段改变。

还因为写《羽蛇》耗去了我整整三年的时间，而构思则更早，可以说，这是我一生想写的一部书。当它完成之后，我甚至在很长时间内都惶惶不可终日，“找不着北”！

还因为它对于“母亲”以及其他神圣的字眼进行了迄今为止最为大胆的颠覆。也许这套被某些狭义的女性主义者认为是丧失女性立场，但我认为，当“母性”一旦成为“母权”，它就变得与父权一样可憎，甚至更为可憎。

还因为它写了五代女人的历史。特别是真实地毫不媚俗地记录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，这就给我们应该是十分熟悉的了

著名的健忘机制提供了一种个人的备忘录。

更因为它的时乖运蹇——这部令我耗尽心力与库存的作品受到了冷遇。尽管有著名批评家戴锦华、季红真、陈晓明、马相武、谢有顺、贺桂梅、李敬泽等人精彩的评论文章，也尽管有文坛知音们的高度评价，如“本世纪末中国最好的小说”、“中国女性文学的创纪录者”、“一九九八年最佳长篇”之类的民间桂冠（持此种说法的包括我从未谋面的诗人沈奇等人，在此我要向他们表示由衷的谢意）。但是，由于某种可以理解的原因，它命定地站在了被宠爱的社会语境之外，落落寡合，遗世孤立。为此，我更深地珍爱它。

二〇〇三年，台湾省联经出版社把《羽蛇》作为重点图书隆重推出，经过一位美丽的女诗人、认真负责的编辑颜艾琳小姐之手，《羽蛇》以更加妖娆凄美的姿态问世。北美多维网及加拿大《星星生活周刊》立即作出了反应。在连篇累牍的评论中，有一位批评家毫不含糊地说：《羽蛇》是属于世界的。这句话如同一道电光，烛亮了我暗淡已久的心。

《羽蛇》讲了一个血缘的故事，一个母与女的故事，也许还有更多。一个敏感、重情、真实、极易受伤的女孩，一个深爱着自己母亲的女孩，在一天忽然发现，妈妈不爱她！于是女孩避开人群走向自己的世界。在那个世界里，因为太静，她听到了一种冥冥中的耳语。从六岁到十三岁期间，她的行为一直受那神秘的耳语左右，以至于她的许多行为让人觉得莫名其妙不合情理。后来她明白了，她被母亲抛弃的结果是被神接纳了。一个孩子，一个未经污染不谙世事的心灵，与神祇离得很近。

许多年之后，女孩变成了女人。女孩变成女人之后就被神抛弃了。女人被母亲与神双重抛弃的结果，是伴随恐惧流浪终生。

但是我们终于懂得，每一个现代人都是终生的流浪者。如同脱离了翅膀的羽毛，不是飞翔而是飘零，因为它的命运，掌握在风的手中。我们懂得了这个道理，但是付出了比生命还要沉重的代价。

我们仿佛是不幸的：生长在一个修剪得同样高矮的苗圃里，无法成为独异的亭亭玉立的花朵；为了保证整齐划一，那些生得独异的花朵，都注定要被连根拔去，尽管那根茎上沾满了鲜血，令人心痛。有幸保留下来的，也早已被改良成了别样的品种，那高贵的色彩在被污染了的空气侵蚀下，注定变得平庸。

我们仿佛又是幸运的：在当今的世界上，还有哪一国的同龄人可以有我们这样丰富的经历？童年时我们没有快乐，少年时我们没有启蒙，青年时我们没有爱情，中年时我们没有精神，老年时我们没有归宿——今天的许多宠儿们闻所未闻的什么大字报、批斗会、通缉令……都曾经走马灯似的从我们年轻的眼前飞驰而过。那真是神话般的叙事，那一切都是发生了的，尽管有着著名的健忘机制。但是那一切却深深地镌刻在那个女孩以及许多同代人的记忆之中。

于是，在上世纪末的黄昏，我们可以找出一张仿旧纸，在上面记下听到、看到和经历过的一切，立此存照。或者，仅仅作一场游戏。

死去了的，永不会复活。我们也不希望他复活，还魂之鬼永远是丑恶的。

但我们还是忘了，从所罗门的胆瓶里飞出来的魔鬼再也飞不回去了。我们把它禁锢了许多年，每禁锢一分钟，它的邪恶就会十倍百倍地增长。它的邪恶浸润在这片土地上，它毒化了这片土地。它充分展示了另一种血缘中的杀伤力与亲和力，那是土地与人的血缘关系。于是，在我们这个有了高速路、网络

对话与电子游戏的时代，形而上的、精神的、灵魂的土壤是不是却变得越来越贫瘠了？

而羽蛇象征着一种精神、一种支撑着人类从远古走向今天却渐渐被遗忘了的精神。太阳神鸟与太阳神树构成远古羽蛇的意象。在古太平洋的文化传说中，羽蛇为人类取火，投身火中，粉身碎骨，化为星辰。羽蛇与太阳神鸟金乌、太阳神树若木以及火神烛龙的关系，构成了她的一生。一生都在渴望母爱的羽丧失了其他两种可能性。那是熔化在一起的真爱与真恨，自我相关自我复制的母与女，在末日审判中，是美丽而有毒的祭品。

2004 年 4 月

目录

自序 /1

开场白或皇后群体 /1

第一章 神界的黄昏 /3

第二章 缺席审判 /26

第三章 阴爻 /50

第四章 圆广 /67

第五章 嘉年华 /88

第六章 落角 /107

第七章 戏剧 /131

第八章 广场 /157

第九章 月亮画展 /198

第十章 碑林 /243

第十一章 引渡 /299

第十二章 终结与终结者 /322

附录一 /356

附录二 /359

附录三 /360

开场白或皇后群体

一个秋风萧瑟的夜晚，我用签字笔在一张仿旧纸上随手画下一些奇怪的线条。十岁的儿子看了，说：这是长着羽毛的蛇。

其实是个女人。一双手夸张地画得很长，长到变成了树木的枝条。很美的，枯澹的枝条。又像梅花鹿的一副巨角，在女人头顶的上方绽开，女人的头发像柔软的丝绸一样缠绕在那些枝条上。那些纷繁的线条一根根拔地而起惊心动魄，因此把女人的脸衬得十分漠然。那是一张完全静止的脸。我没有忘记在她的眉心点上一颗痣。我涂抹她嘴巴的时候浪费了许多黑墨水，为的是让她的嘴巴显得妖媚而浓艳。她的乳房自然就是悬挂在枝干上的果实，腰肢的线条闪动了一下在脐部那里消失了，下体变成了蟒蛇规整的花纹，在静静的盘桓中缓缓流泻着美丽。

只是因为画手臂上的饰物，一滴墨水慢慢洒开，破坏了画面的整体感。于是我只好顺势把那黑墨水画成黑色的羽毛。许多年之后我才知道，羽蛇，是远古时代人类对于太阳的别称。

我的太阳在我的笔下诞生了，它诞生得如此偶然，令我猝不及防。

羽蛇其实是我的家族中的一个女人。我对于家族的研究已经有若干年了。在我看来，家族与血缘很有些神秘，而母系家

族尤甚。为了看到它是如何形成的，现在我们可以选取一只非常大的国际象棋棋盘，在棋盘中心置一皇后。她不允许移动。但是允许兵在棋盘上四个方向的任何一方移动，从棋盘边缘上的随便什么起始点起步，按照指示完成随机的、甚至醉酒者那样凌乱的起步，每一步的方向是从四个相等几率的方向中选定的。当一个兵到达紧靠原始皇后的一个方格，它自己就变成新的皇后，也就不能进一步移动了。最后，一个树枝状的、而不是网状的皇后群体逐渐形成，这种神奇的树枝，在现代物理学中，叫做“威顿——桑特 DLA 簇”。

这神奇的树枝就是血缘。

血缘使我们充分感受到现代分形艺术的美丽。血缘是一棵树，可以产生令人迷惑的错综复杂的形态，感受到它们与真实世界之间深奥而微妙的关系。经过多年的研究，我终于了解了我的母系家族产生的树形结构图。或者说，皇后群体。

在这张树形结构图中，羽蛇是最孱弱而又最坚韧的枝条，她颤巍巍以醉酒者的步伐起步，还没有成为皇后就夭折了。

但是羽蛇的夭折并不影响我这个家族的其他女人。金乌、若木、玄溟……她们都是远古时代的太阳和海洋，她们与生俱来，与这片土地共存。

第一章 神界的黄昏

1

世纪末中叶的暮春时节，防寒服大红大绿的色块还没有完全在街市上消逝，这座城市最著名的脑外科医院的手术病房在下午三点一刻缓缓洞开，一辆平车如同划过水面那么静悄悄地飘了出来。护士小姐在前面高举着输液瓶，后面依次是护士长、实习医生、助理医生和主刀医生。

那个名叫羽蛇的女人显然还没从全麻状态中醒来，我们可以借助下午的光线看到她苍白中带点青黄的脸。她的头部缠着大面积的绷带，这使她略带青黄的脸显出一丝鬼气。她不漂亮，唯一的优点是眼睫毛很长，现在她闭着眼睛，那睫毛便覆盖着整个青黑色的眼窝，一直达到苍黄的双颊。

她是那种看不出年龄的女人。特别是在当时下午迷蒙的光线下，她的五官十分模糊，像是一团柔黄清凉的水，随时可以变形，缩小或扩大，聚拢或流散。

自然，她和我那幅关于羽蛇的画毫无关系。

这时，在当时那迷蒙的光线笼罩下，几个坐在长椅上的人聚拢过去，他们被光线勾勒成一个个剔空的人形。我注意到只

有墙角处站着的一个人没动。那好像是个年轻人，是个蓝眼睛黄头发的外国男孩。

第一个走过去的是那个叫做若木的女人。七十五岁的若木穿着绣金剔云头的黑色丝绵马甲，纤细秀弱如一片云竹，那一种飘散出来的芳香把周围的年轻女人衬得污浊不堪。那是一种贵族的芳香，深深埋藏在血脉里，难得被人偷走的。

若木的雪白皮肤属于三十年代或更早一些的女性，现在这种真正的雪白已经失传了，这是那种从来没被阳光照射过的白。所以护士小姐看到她的第一眼就有些头晕。若木的脸没有一道皱纹。但是有两个冰凉光滑的大眼袋垂在眼下，如肌肤之外的饰物，看上去十分不协调。鼻子略呈鹰钩状，桃叶形的嘴唇永远像是涂过绛色的唇膏，深红发亮。这同样是没落贵族的标志。先天的营养后天根本无法替代。可以想见若木曾经是个倾国倾城的美人。她面部的线条精致而刻板，与羽蛇那轮廓不清的脸恰成对比。她虽已年逾古稀但依然美得咄咄逼人。尽管不长皱纹的老人脸永远有些可怕。

若木的眼睛里明显呈现出关切的神情，她的一双手交叉上举拦住了年岁最大的那个医生。她的手一举起来便吓了那个医生一跳，他以为那是一双保养得很好的白色骨殖。

手术是成功的。空前的成功。主刀医生成功地切除了女病人的脑胚叶。精美的手术刀在如头发一般纷乱的神经网络里穿行，竟然没有碰伤一根神经。手术的决定是在病人家属的强烈要求下作出的。病人家属的理由是：她要切除女儿的脑胚叶而维护女儿的心理健康，并使女儿永远成为一个正常人。

现在她的愿望实现了。

这个七十五岁的美妇人便是羽蛇的母亲，现在她凝视着尚在沉睡的女儿，慈母的泪慢慢渗出来，如雪天的泉水一样温暖。

这片著名的风景区在六十年代上半叶还不为人所知。相反，它是作为一片贫瘠荒凉之地在收容着那些被现时世界淘汰的人。有一座小木屋童话般地伫立在这片高大的落叶乔木之中。在黄金般灿烂夺目的树叶背后，有一角紫蓝色的天空渗透出意义不明的静谧。

有一种神秘令人无法驾驭。你只能听凭那力量把你拉向悬浮在天空的古老幻想。但你并不满足那些故事，那些被风雨剥蚀的故事。我要说的是我这个故事的场景具有反差极大的变化，你需要不断地适应它。

那些树林，那些高大的林木在黄昏的时候总像是在燃烧着，那是一团神秘的金色，它如此映照、光芒四射，使大自然的其他部分完全成了死气沉沉的坟茔。

还有一口湖。在我们这个故事中本来应当避免这样近似太虚幻境式的场景。它毕竟显得不那么真实。木屋前的那口湖尤其如此。那湖如凌空出世般地出现在森林的背景前。湖水蓝得像一整块透明的水晶，湖底的水草像珊瑚一样生出无数美丽的触角。在六十年代上半叶若木随丈夫被发配此地的时候，她无论如何也不敢把手伸进水里，她怀疑那水中有蓝色的让人中毒的染料，假如她真的伸手入水，那蓝一定会侵入她的骨缝里，永不消失。直到小女儿把一双小手伸进水里玩，若木才打消了这一禁忌。小女儿叫羽，她一直叫羽。只因她属蛇，我才把“羽蛇”这两个字如此牵强地拼凑在一起。当然，还有其他的原因。这原因需要你留神在后面的故事中寻找。羽的出生令若木大失所望。若木盼望的是个男孩，而且，羽远没有母亲企盼的

那般美丽。除了那过分长的睫毛之外简直是毫无特色。那睫毛闪动的时候很像是一把一开一合的黑色羽毛扇。于是若木的母亲玄溟叫她做羽。

她的两个姐姐的名字则是若木的即兴之作：生大女儿时若木对绫罗丝绸感兴趣，因此叫绫；生二女儿时若木又喜欢了吹箫，因此叫箫。两个女儿当时都在离这里很远的那座大城市里念书。

若木的母亲玄溟当时刚满一个花甲。玄溟生于上世纪之末，浑身散发着世纪末的凄清。玄溟在世的时候若木总坐在窗前的一张藤椅上慢慢地掏耳屎。她用的是一根纯金的挖耳勺。在羽的记忆里，若木从不到厨房里去。每到该做饭的时候若木就拿起那根纯金的挖耳勺。而玄溟则颠着一双小脚在厨房里穿行。那脚裹得精美绝伦。

在羽的记忆中，玄溟的脚十分特殊。羽喜欢一切特殊的事物。晚上，当玄溟脱掉鞋子之后，小小的羽便双手捧起外婆的脚，吻。每当这时玄溟威严的脸上便漾出慈祥的笑意。玄溟问：臭不臭？羽说臭。玄溟问：酸不酸？羽说酸。玄溟就满足了。这是每天必要演出的节目。那一双黑色缎鞋就孤寂地置放在角落里，形状很像羽叠起的纸船，鞋尖像船头那样微微翘起，各镶一块菱形绿玉。

玄溟的一切对于羽来说都神秘而诱人。玄溟有个很大的梨花木柜子，是那种很好的金花梨。在九十年代的装修材料里，被人称做“金不换”，是最好的木地板材料。柜子上大小有二十二个抽屉，所有抽屉的钥匙都攥在玄溟手里。玄溟能够迅速而准确无误地找到每一个抽屉的钥匙。后来玄溟双目失明之后依然如此。她的指尖刚刚从那些冰冷的金属上划过，便可准确无误地作出判断。玄溟活得十分精确，有无数种数字种植在